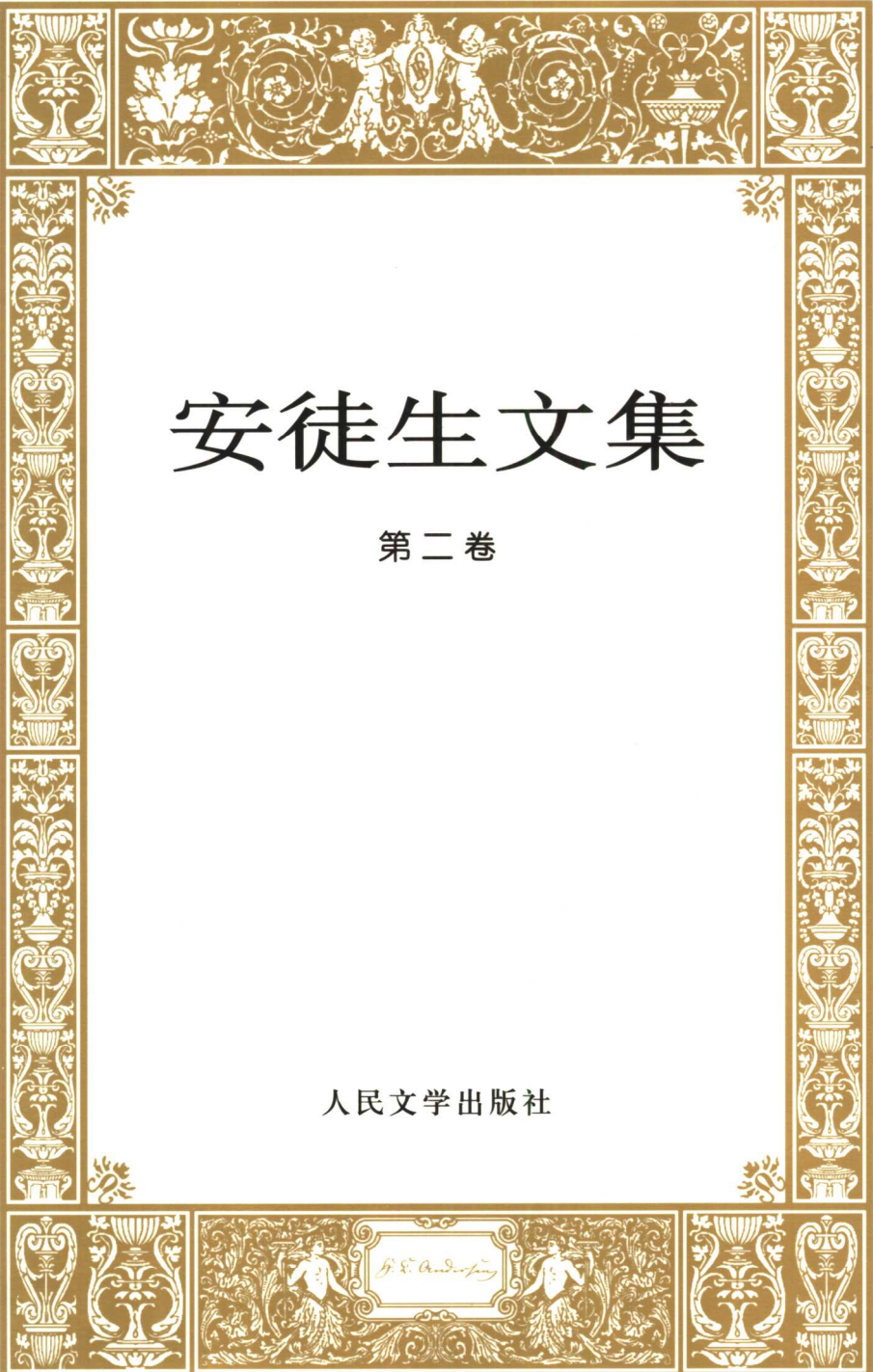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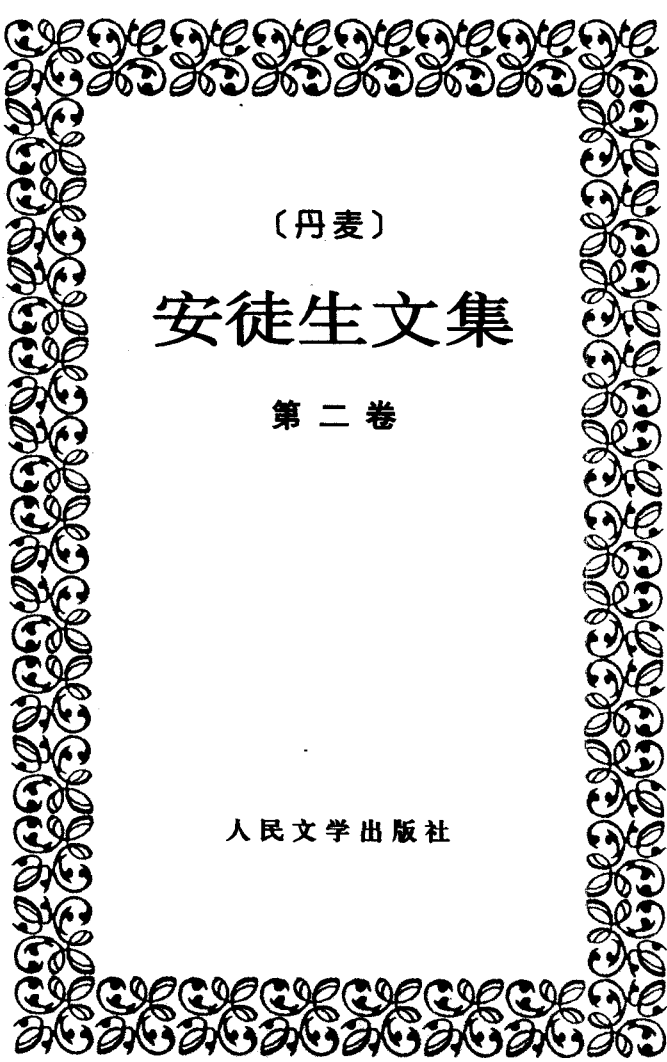




安徒生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丹麦〕

安徒生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徒生文集. 第2卷/(丹)安徒生(Andersen, H.C.)
著;林桦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02-004847-1

I. 安… II. ①安…②林… III. ①安徒生, H.C.
(1805~1875) - 文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丹麦 - 近
代 IV. I53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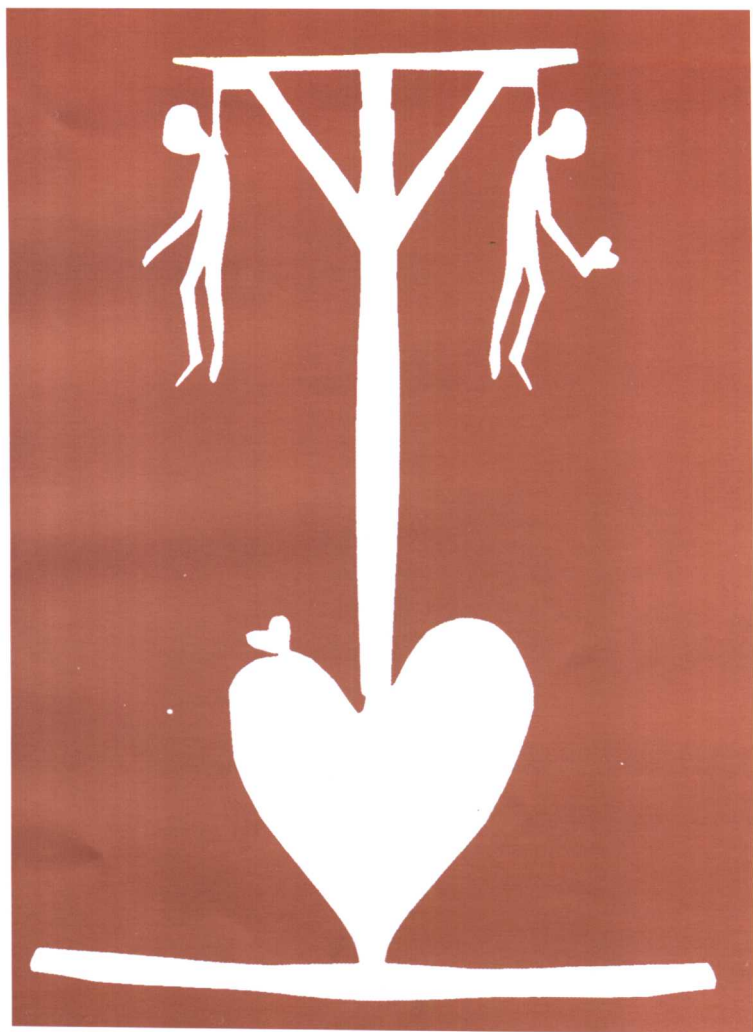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625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杨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作者像



两个偷心贼被吊死在心的绞架上（1856年在德国马克森庄园为塞尔一家作）



四个姑娘和花环(1850年为奥斯特的女儿玛蒂尔德·奥斯特作)

我的童话人生

林 桦 译

十三

光阴荏苒，转眼九年过去了，这是时间历史中多事的九年，对丹麦来说，这是严肃而伟大的九年，对我来说，则是悲伤和欢乐交织的九年；它们给我带来的是我的祖国对我的完全承认，它们让我增加了年岁，也让我依然年轻。它们给我带来了安宁和清晰，我们将在这里展开岁月写就的新篇章。

弗内特山乡的空气让我恢复了体力，我想我又有力量踏上回家的路了。从那里我要去瑞士；我安排马车只在夜间上路，炎热的白天我则留在佩皮尼昂和纳尔邦，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好像从养育生命的空气里来到了一个缺乏生命元素的环境里，一种沉重、静止不动的炙人的空气包围着我；那是折磨，很快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像被烧透了一样！夜晚并没有带来清新，它带来的只是这时有了精力飞舞的蝇子。——在塞特，有一两天，正确地说，一两夜我把垫子铺在屋子外面的阳台上，在晴朗的星空下睡觉，那里的安宁给了让我能忍受下去的凉气。我知道的蒙彼利埃的美只不过是身处那把我烤透的阳光之下。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我脱得就像要进澡盆一样，那美对我是陌生的。在火车上，在箭一般的飞驰中我听到了法国北部火车发生的可怕事故^①，要是我是

^① 1846年7月8日法国北部阿拉附近一辆火车出轨。

清爽健康的话,那么这样的消息随时都会让我浮想联翩,但是法国南部的太阳把我折腾得够呛,我就像是船上晕船的人一样,瘫在一角,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听之任之。火车终止在尼姆,人们不得不搭乘使足力气吸入灰尘的马车到阿维尼翁。

杏树的果实已经成熟,杏仁和无花果差不多是我享受的惟一东西了。休息和总是躲在紧闭的窗子后面,这是很糟糕的旅行生活!这里教皇的宫殿看起来像一座防御工事。它已经变成了兵营,主教堂看上去就像它的一翼。博物馆中有曹瓦尔森雕塑的弗尔内的半身像;他的名字旁边的字“danois^①”被一个聪明人用铅笔划掉。那里挂着两幅弗尔内画的马泽帕的画,和印刷的略有些不同,是“赠送给美好的阿维尼翁城”的。晚上街道上有了生命,一片熙熙攘攘,一个江湖医生骑着马,前面有人敲着鼓,和所有其他的江湖医生一样在叫卖他的东西。粗壮叶茂的葡萄藤爬上了窗子,像遮阳篷一样挡住了阳光。

我已经离沃克吕兹很近了,但是我没有精力去跑这一小程路了,剩下的这点精力我得小心留着回到瑞士,那边的山凉快。被人赞美的瓦克鲁斯我无缘看到了,也看不到那承载过劳拉画像的溪流了^②,是佩特拉尔卡用诗讲述过这段故事,让它永远流传在全世界的。——罗纳河水流淌得非常快,从里昂顺流去马赛只要一天就够了,相反,要逆流上里昂却要四天。——我舍去了肮脏的汽轮,搭乘了飞快的马车;它快得真像莱昂诺尔的歌谣

① danois 法文的“丹麦的”。

② 意大利诗人佩特拉尔卡(1304—1374)曾在阿维尼翁附近的索尔格斯居住过。他把索尔格斯河赞美为“一切河流之王”。他的情人玛多娜·劳拉死在阿维尼翁。佩特拉尔卡有大量的诗篇是赞美劳拉的。

里的野马一样^①。奥朗治的古代罗马剧院大大地高出了其他所有的建筑！为塞普蒂默斯·塞维鲁修建的凯旋门^②，罗纳河岸上可见到的所有的罗马胜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意大利。我没有想到法国南部还有这么些罗马的伟大遗迹。

河岸的景色总在变化，我看到有哥特式教堂的城市，看到山上古老的宫堡，它立在上面就像一只只巨大的蝙蝠；美丽的软索桥摇曳在湍急的河上，船在河中奋力逆水而上。

我终于到达了里昂，罗纳河在这里接纳了索恩河；在这里，在一条地势很高的街上，我看见东北面很多很多里以外，在平坦绿色的平原上，突兀出了一片白色闪亮的天空，那是勃朗峰，瑞士就在那边，我离有希望又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和让我的身躯与思想自由活动的地方很近了；——但是，在里昂的警察署发签证之前瑞士领事不肯在护照上为我签证，而警察署则说我的护照有问题。在旅行时几乎完全仰仗护照和签证生活的我，因为希望一切都应该没有问题而紧张到接近可笑的程度。在几千个旅行的人当中我总是那个在护照方面碰到最莫名其妙的问题的，一会儿他们看不懂，一会儿某个下级官员又在护照上填了个错号，以至于找不到这个号，一会儿意大利的边防警察又对克里斯钦这个名字质疑，以为那是宗教中的某个特别的、叫自己是基督教徒^③的派别；在里昂，问题不大不小，是他们说的，护照应该在边境送到巴黎由内政部签证。一整天我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进出警察署，一直到我投到一位高级警官的怀抱里。我对他

① 在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毕尔格的著名诗歌《莱昂诺尔》（或译《莱诺勒》）里，他说死神劫着他的新娘“像野马一样的逃走”。

② 这凯旋门事实上是为罗马皇帝提比略修建的。

③ 丹麦人惯用的名字“克里斯钦”在英文里与“基督教的”或者“基督徒”同意。

说,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为了从比利牛斯山经过里昂到达瑞士而要把护照送到我根本不去的巴黎的要求,也没有人这样做;他对我说我得折回马赛,让丹麦领事把我去瑞士的护照办妥,我说,我受不了这么一趟旅行,我也受不了呆在炎热的里昂,我必须进到山里去!接着,我找到了一位有礼貌有教养的人;他拿着护照检查了我到过的地方和到各地的时间,在那些地方签证都办得很妥善,他很快就弄清楚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继续旅行,当场就把这事作了最好的处理。第二天我就可以飞了。晚间我带着安静的心情去看歌剧,那天有一个德国苏黎世的班子在这里,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他们拼命捞钱,一个晚上就演出了弗洛托的《斯特拉戴拉》和韦伯的《自由射手》;从时间上说这倒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只演奏《自由射手》的音乐,语言对白就略掉了;他们认为,法国人不是听不懂对白嘛;但是很滑稽,卡斯帕尔刚一唱完他的饮酒歌,马克斯就拿上帽子,点头走了;卡斯帕尔接着唱起了得胜的歌,就好像他赢得比赛仅仅是因为他的饮酒歌一样。

我到达了瑞士,这里的热气也很压迫人,勃朗峰上的积雪,就连少女峰上的也一样,是多年来最少的一次,露出了黑色长条的山石;但是这里的空气总算更清新一些,晚上很凉爽。我迫不及待地去了沃韦。在那里,在那里的湖畔,在萨沃积雪覆盖的山旁呼吸和生活是一种幸福!湖的那边,牧羊人和烧炭人燃起的熊熊篝火像是黑色山脚下的一颗颗红色的星星。我又来到了锡雍;拜伦亲手刻在柱子上的他的名字在我上次来过之后受到了些破坏,有人在名字上狠狠地刮过,想把它刮掉。听说是一个英国人干的,但是被制止了。即使他在这里刮掉了拜伦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世界上却是刮不掉的。那里又新添了两个名字,那是

维克多·雨果和罗伯特·皮尔^①的。

在弗赖堡我看到了我从未见到过的最险峻、最宏伟的软索吊桥。那吊桥高高地悬在河谷间，沉重的车子走在上面时，吊桥就前后摇晃；在中古时代这样的设施属于神话，科学把我们的时代推进到了在从前是超自然的境地。我们终于到达了伯尔尼。巴格森在那里住了那么久，还找到了一个妻子，生活得很幸福。正像他见到的那样，阿尔卑斯山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真是一片火红！我在那里以及在因特拉肯小住了几天。我出游到了劳特布隆和格林德尔瓦尔德。风从斯陶布巴赫带来了沁人肺腑的蒙蒙细雨，格林德尔瓦尔德冰原洞穴里传来的冰凉空气使得经过一番涤罪旅行的我彻底置身在天堂之中。一直延伸到山坡的丝绒一般的草坪上有棕黄色的瑞士房舍，那一直散布到最壮观最原始的深处的丰盛至极的大自然景色令人倍感亲切，那是瑞士最特别的地方。气候峰、银峰和处女峰在宁静而美好的黄昏的猩红色的余晖中闪闪发光。这情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但是到处尾随我们的是乞丐；他们一会儿高声，一会儿低声地喊着，那是他们要行乞的前奏。不过，在给人亲切感的山地里的停留使人清新，使人充满活力。我去了巴塞尔，从那里经过法国到了斯特拉斯堡。莱茵河的汽轮班船从这儿开始，河上的空气沉重闷热，船走了一整天，最后船上载满了人。大多是些高级中学学生，他们唱歌，欢笑。但是，弥漫在这里的气氛是敌视丹麦的，是敌对一切与丹麦有关的事情的；克里斯钦八世发表了公开信^②。

^①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政治家。

^② 1846年克里斯钦八世发表公开信，声明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因是丹麦领地，引起德国方面的不满。

我到了这里才知道。丹麦人在巴登这里旅行是很不舒服的。不过,没有人认识我,我不和任何人交谈,整个航行期间我在疾病和痛苦中独自呆着。

经过法兰克福我到达了我心爱的魏玛,在这里,我在鲍利乌的家里得到了护理,得到了休息;受到大公储的邀请,我在艾特斯堡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在耶拿我和乌尔夫教授一起工作,完成了我的一些诗歌的德文翻译;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我这个爱南方的人不得不承认,我是北欧的儿子,我的肉、血和神经都扎根在冰雪和寒风之中;我用缓慢的速度走上回家之路。在汉堡我接受了克里斯钦八世颁发给我的国旗勋章。有人说,这事情在我动身之前就决定了,因此我应该在回到祖国之前接受它。两天之后我回到了丹麦。在基尔我遇到了领主伯爵一家和后来成为丹麦王子的克里斯钦王子^①及他的妻子;有一艘丹麦皇室的汽轮来接这一伙贵宾;我随他们乘船回国,他们让我享受到了旅行的舒适和愉快。但是海上的旅行非常艰难,在大雾和风暴中经过了两个昼夜的航行,我才在哥本哈根海关上了岸。

有人写信告诉我,我在国外期间,我写成文字脚本的哈尔特曼的歌剧《小基尔斯腾》被搬上了舞台,受到很大的欢迎;它的音乐得到了认可,那是它应该得到的,是一束真正的丹麦鲜花,非常有特点,非常动人。文字脚本海贝格自己很喜欢,我高兴地期待着听一听、看一看这部小作品。恰好,我回到家中的那一天,上演的是《小基尔斯腾》。“这下,你会开心了!”哈尔特曼这样说

① 当时是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因-松诺堡-格吕克斯堡王子的克里斯钦后来成为丹麦王子并即丹麦国王位,为克里斯钦八世。

道。我来到了剧院,人们看到了我,我注意到了。《小基尔斯腾》演完以后大家鼓了掌,但同时,嘘声也很大!“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哈尔特曼说道,“我真不明白!”——“可是我很了解,”我回答说,“这个你不要介意。不是冲你的,那是我的同胞看到我回来了,他们在欢迎我呢!”

这时我身体还有病痛,夏天在南边旅行我受不了;只有冬天清冽的寒意才能让我振作精神。神经上我处在毫无力量的状态中,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心灵则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中。那时,我完成了诗作《阿哈斯维鲁斯》。这些年来我一直把我所有写的东西都读给奥斯特听,他的亲切关怀和深邃的言谈对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的心为美、为善的事物而剧烈跳动,他的思想总深深地渗透到事物里,探索着事物的真实本质。他明确、肯定地表明无论在哪一首诗里,真实是诗的魂灵。一天,我把我翻译的一首拜伦的诗《黑暗》带去给他看,那时我深深地被那位诗人在诗中描绘的伟大的幻想情景所吸引。因此,奥斯特说那是一首完全错误的诗的时候,我不禁大为吃惊;他说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是不真实的,一行比一行更加愚蠢。奥斯特作了说明,我明白了,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诗人当然可以幻想,”他说道,“太阳从天上消失了,但是他应该知道,出现的是和这里的黑暗、这里的寒冷以及这里的时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简直是狂想!”我感受到了他的话的正确性,那时我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他在《大自然中的精神》中评论他同时代的诗人时所表示的那种真实。他说,当他们作为自己时代的领袖说话的时候,他们应该从科学中,而不是从逝去时代的诗文废弃物中寻找情景和词句。但是若是诗人描绘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他的表述和对世界的观念自然应该是杰出的角色使用的那种。我很奇怪,奥斯特后来在他的作品

中表达的这些很真实很正确的东西,就连一个明斯特^①都不明白。前面提到的那部著作中若干篇思想丰富的论文当时他曾经读给我听过;我们后来还在一起交谈过,他甚至还以无穷的爱和极其谦逊的心情听我讲反对意见,我表示过的惟一的反对意见,说那令人想起坎普的《鲁滨孙》^②的对话形式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没有机会作人物描写的地方,它成了一堆名字和标题,人们没有它们也一样能清楚地了解一切。——“也许您是对的!”他真诚地微笑着回答说;——“但是我还不能马上决定改变我多年来用这个形式表达的东西,不过,我会考虑您的话的,如果我再写点什么的时候我会想着您的话的。”

他蕴藏着巨大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还具有令人景仰的童稚的天真无邪和纯洁。这里显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性格,带着标明这种性格的神圣印记。此外,他还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他透过科学的眼睛看到了上帝的伟大,那是一个基督教徒闭着眼睛也会高兴认可的。我们常常谈起宗教深邃的和可贵的真实,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摩西一书》^③,从他那童稚天真的宗教思想和发展成熟的思想中,我领略到了他远古时代关于世界创立的神话和传说的阐释。每次从这位令人尊敬的、高贵的奥斯特那里回来,我的思想总是那么清晰,我的头脑总是那么富足,在受到误解和丧失信心,心情沉重的时刻,是他,我必须重复,在支撑着我,对我预言光明时刻的到来。——一天,由于受到外来的

① 雅可布·明斯特(1775—1854),西兰大主教。他反对奥斯特的观点。

② 尧吉姆·坎普(1746—1818),德国教育家,曾将《鲁滨孙漂流记》改写为通俗的儿童读物《小鲁滨孙》。

③ 《圣经·旧约》开头五章传为摩西所作;这五章故又称“摩西五书”。《摩西一书》,即《圣经·旧约·创世记》。

不公正和粗暴的对待，我在心灵上受着折磨的情形下，从他那里出来；这位老人对此一直很不安，他在夜间很晚时还来到我家看望我，向我表示关怀和安慰；这使我感动得忘记了我的悲伤、痛苦；我感谢他的无限慈爱，我感激得哭了出来；我又得到了力量和勇气继续写作和工作。

在德国，由于《全集》和我的一些单篇著作的再版，我越来越出名，人们对我表达了很多的善意。人们读得最多的是童话和《没有图画画册》。前者甚至有人在模仿。他们给我送来了许多书和诗作，其中《德国儿童对亲爱的丹麦儿童的朋友安徒生的衷心问候》是最美丽最友好的。

阳光从国外射来，国内也明亮起来。——思想是清新的，心也变得年轻了——全仰仗好记忆和好心情。在我们经历过的大圈子里，欢乐和痛苦各自都有自己的半径，后者的半径常常有很多种，很不相同，那是世界所不知道的。

人的心里总有一些领域是别人的，就连我们自己最心爱的人都不能获得允许进去看的。就诗人来说，那里往往传来更加深沉的声音；你不知道那是诗呢还是现实。在我童话般的生活中也鸣响着这样的曲调；它们只不过是我自己的很小一部分，小到只有诗才能说明我内心极深的地方在蠢动着的是什么，白天和夜晚的生活、思想是什么。

—

甜蜜地安息吧，
就好像你躺在死神的匣子里，
你，我的记忆的玫瑰，旖旎又美丽！
你不再是世界的，你只是我的，